

阿成的
雨

阿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马尸的冬雨

阿 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雨

阿成 著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尸的冬雨/阿成著.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1
ISBN 7-5071-0308-0

I. 马…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725 号

马尸的冬雨

阿成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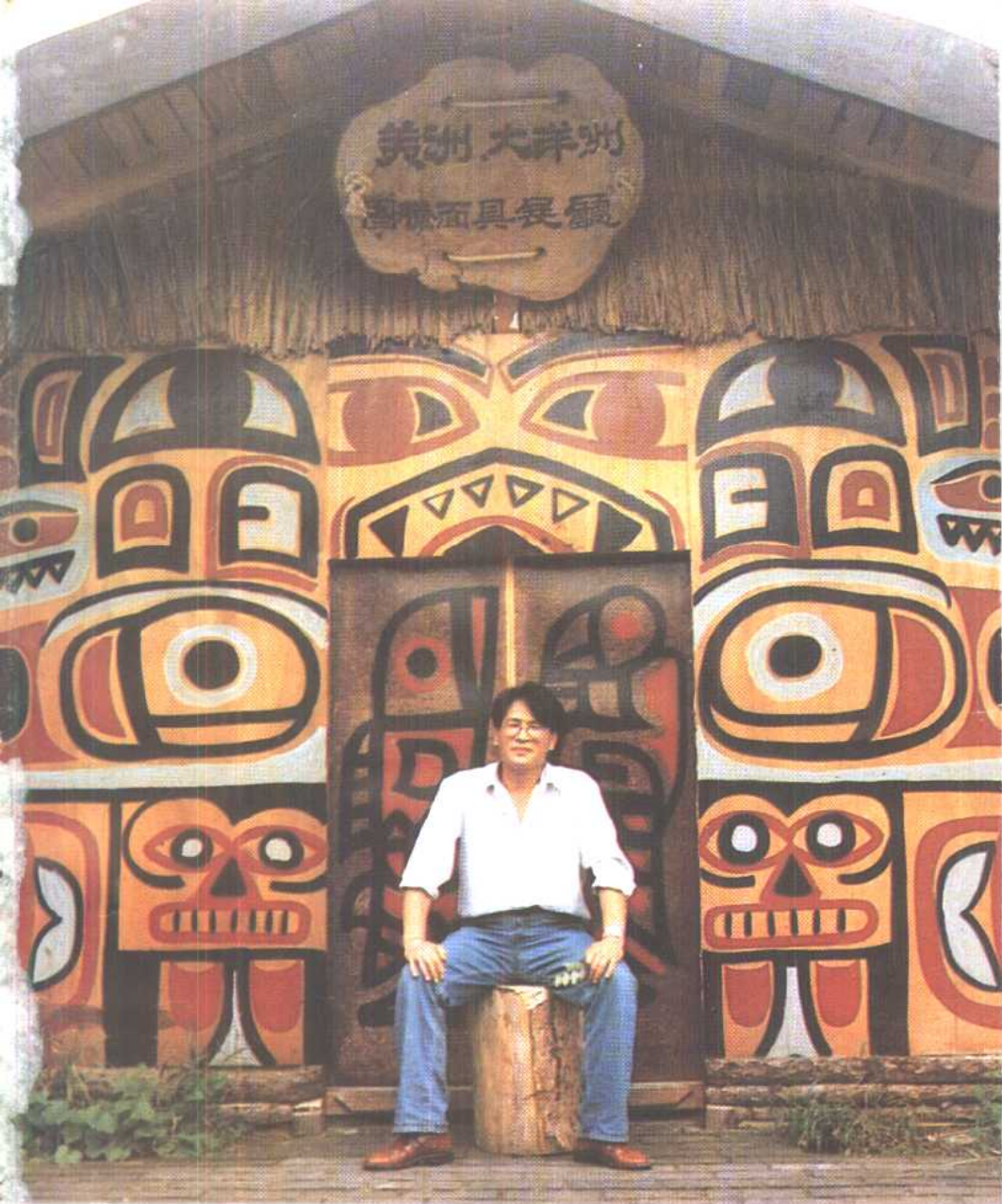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5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80 元



作者在世界原始图腾部落 邱万富 摄

勿庸讳言，在本世纪初，马P的兴起，主要由于二战的原因。而那些流亡在马P的俄国人，还有欧洲、亚洲、美洲等一些国家的洋人和混血儿建立了流亡者的栖息地——马P。

.....

走进马P，就等于走进流亡，走进回忆，走进痛苦，走进乡愁，走进宿命了。

.....

中国当局就鼓励这些流亡者，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无论建什么都可以，并且免收一切赋税。这是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慷慨。

.....

流亡者的房子，大都建在高地上。依处便是沼泽。因此，房子与房子之间又勾连了一些低矮的木栈桥。黄昏落日，这里的景观也像彩色版画一样的好看。

冬天，落雪了，路上去，真是无愧于“中国的小西伯利亚”的称号了。栈桥的木栏杆上，落满了雪色的鸟羽。它的远处，是那即将落下去的巨大血日。

作者自述

阿成，原名王阿成。生于黑龙江的张广才岭。生长生活在素有“教堂之国”之称的哈尔滨城。体重近 85 公斤。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半工半读的哈尔滨交通职业学校，三年半业余的黑龙江科技职工大学中文班和一脸惭愧地当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之中，为生活计，还当过临时工、司机、业大的教员、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编辑、总编室主任、副总编等——酸、甜、苦、辣、咸，喜、怒、哀、乐、悲、思、恐，算是尝了个够。受到了“系统的混和教育”。现任《小说林》杂志社副编审。

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生命》、《忸怩》、《马尸的冬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欧阳江水绿》；法文版小说集《良娼》；英文版小说集《空坟》，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其中部分作品获各种奖励。

——这里的空气，阳光大雪。

这里的河流，黑森林，沼泽地——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 FA—LSE 的。但是，它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我曾在少年时代，就零零星星地亲历过它们。它们多次走进我的情感，成为我的生活，成为我的回忆，也成为我的财富。

我为它们的存在，并在我的灵魂中日益丰满而感自豪。

——阿 成

目 录

- 第 1 篇：马尸的来历·布局·笔者的感受和木栏杆上
落满的黑色乌鸦 [代自序] (1)
- 第 2 篇：英国绅士·银怀表·鞑靼女人·芬兰匕首和
树叶落疯了时节 (14)
- 第 3 篇：敖德萨餐馆·镀银手枪·韩国人朴英哲和轻
柔得像春风一样的口琴曲 (27)
- 第 4 篇：无国籍的看尸人·太平间的猫·波兰寡妇和
一个让人迷醉的春天 (40)
- 第 5 篇：挪威医生·匈牙利女护士尤丽亚·世界著名
雕塑和死刑犯受刑后的姿势 (50)
- 第 6 篇：默罕穆得·丧钟·鸽子·他的女人和一派天
籁 (65)
- 第 7 篇：波兰人的桑拿浴·华沙的风景·比利时女人
和她谜一样的身世 (76)
- 第 8 篇：面包师·黑女人·大饽饽·爱笑的小丫头和
强烈的非洲舞蹈 (86)
- 第 9 篇：乞丐乌汉诺夫·小提琴曲·喋喋不休的匈牙
利人和为灵魂送行的诗 (98)
- 第 10 篇：熟肉店老板·巴黎女人·达尼·意大利母亲

- 和频频电闪的大暴雨之夜…………… (109)
- 第 11 篇：擦皮鞋匠·德国犹太女人·皮鞋的故事和
香味浓郁的梨花…………… (121)
- 第 12 篇：猎人罗伯茨·木刻楞房子·小木屋里的节
日和那个叫埃莉卡的女人…………… (132)
- 第 13 篇：刘警官·孟警官·小庙·索伦女人和银色
的月光…………… (142)
- 第 14 篇：白俄裁缝·棺材铺的老板张挂面·苏州女
人和死人淡季…………… (154)
- 第 15 篇：拘留所·小偷纳佐尔·老贼和美妙的五月
之夜…………… (164)
- 第 16 篇：大阪理发馆·女老板·满族小女孩儿和南
飞的大雁…………… (176)
- 第 17 篇：老胡木匠·小胡木匠·俄罗斯女人和落满
大雪的涅克拉索夫大街…………… (187)
- 第 18 篇：花店·丹麦女人·老货郎和抛起的硬币…
…………… (197)
- 第 19 篇：田瓦匠·柱子·老花婆子和弥天的大雾
…………… (207)
- 第 20 篇：中野君·又老又丑的朝鲜女人·儿子大郎
和那句“我胸中揣着一生的路程”的诗句
…………… (219)
- 第 21 篇：大黑桃·金鱼·花鸟字画·打赌和最后一
次赌博…………… (233)

-
- 第 22 篇：傻子尤拉·袁寡妇·神父和涅克拉索夫大
街上的雪 (246)
- 第 23 篇：侨民学校·玛拉·英国绅士和秋天里的最
后一顿早餐 (256)
- 第 24 篇：果力·娜达莎的肺病·关闭了的敖德萨餐
馆和省城的国际列车 (269)
- 第 25 篇：马尸的冬雨 (279)
- 第 26 篇：洋孩子·大水鸭子·喝啤酒的女孩·娜达
莎·乌克兰姑娘·外国名字的街道和零星
的岁月 [代后记] (288)

第 1 篇

马尸的来历·布局·笔者 的感受和木栏杆上落 满的黑色乌鸦

我最早认识这城市边缘地带的流放地——马尸，是在一片沉醉的《离别》歌声之中。

当时，该城几乎人人的嘴里都淌着这支歌曲，这的确让我这个初涉世界的人大惑不解，似乎这里家家都经历着生离死别、骨肉分离，受着它的折磨，受着它的煎熬，继而彼此荡唱，以遣伤悲——

这支不中不洋的哀歌，自晨至宵，像初始的秋风一样，彻夜不息。搞得市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泪眼兮兮的。更有悲不能忍者，竟不问相识与否，软立街头，与陌生男女抱头痛哭起来，让人不忍卒观。

我是在这支无缘无由、来历不明，又催人泪下，亦柔肠寸断的歌声中，逐渐对这座城市，尤其是对马尸有了记忆，并从此开始注意这座城市的。

当时，我或者是个少年，或者是个儿童，抑或是个青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这一点不足挂齿，也微不足道的。

——如此悲怆的人生氛围，真是让人大惑不解。

总之，我开始有了记忆。是记忆伴随着我，使我真正地走进了人类社会。在这之前，我仅仅是一个有生命的草或者蝌蚪而已。

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块牛胃形的区域，但它更酷似一具吊起来的马的尸体。

马尸的头是一座小型的基督教堂。教堂是哥特式的建筑。这一点，我说不很准。它是灰色的，那样子像一只解剖后又分开四肢钉在天边上的一只巨大的灰色鸽子，虽然看上去它的建筑工艺水平稍欠熟练，但它的样子，却非常像法国的夏乐特乐大教堂。仅凭这一点，就让流亡与生息在马尸的洋人和混血儿们深感自豪——它是爱，热情，美和信仰的化身呵。这座基督教堂，也让马尸之外的外乡人，为之震惊、为之倾倒。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它意味着爱、仁慈与和平。它的魅力是永恒的呵。

哥特式建筑风格原于罗曼风格。不过，罗曼教堂弥漫

着沉思与哭泣的忏悔气氛，而哥特式教堂，则是凸现着祈祷与希望。那么，在我的感觉里，流亡地马尸的这座教堂，恐怕是二者兼而有之了罢。

——遗憾的是，生活在流亡地马尸的少数中国人，到教堂做礼拜的，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三两个中国人探头探脑地走进去，那不过是出于对洋教堂的好奇心而已。

——中国人的好奇心，在世界上可居榜首。

去这座教堂做礼拜，或者去忏悔的，大多是流亡在马尸的、各国的洋人和混血儿。“这个思想与石头的庄严又神秘的巨灵”是那些流亡者的精神之家呵。

马尸的这座教堂，也曾经一度浸泡在那支欲死不卒的《离别》歌声里。我一直也搞不懂，为什么大千世界里，那么多人喜欢没来头、无缘由地，而且又那样投入地唱悲歌呢？难道慷慨悲歌，可以召唤生活的勃勃的生机么？

由于种种原因，也曾使得这座教堂像一家蹩脚的杂食店，开开关关，几度惨淡经营。有时候，它也像一个生活贫困的老妓女一样不得不利用黑夜招揽“生意”。这些，我都不想在本文中涉及。我要讲的，是另外的一些事。

——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仁慈的上帝几度落过泪了，这里免谈了罢。

在马尸的颈部上，最突出的建筑，是一家小型的精神病院。它的格局类似古罗马的奥斯蒂亚城。整个建筑红砖的颜色，像晒干了的入血。在沉血般的大墙的正面，有一个穿堂风很厉害的拱型大门洞，人一旦站在那儿，再被强

有力的风一吹，立刻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者了。

这家精神病院是一幢二层小楼。每一个病房里的对话不受语法修辞的残酷限制，而精神病患者所有的行为，也从不拘泥于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在这里，一个精神病患者杀死另一个精神病患者，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罪犯本人也可以怡然地免受所谓的内心自责之苦。

在这里，唯一让精神病患者感到恐惧的，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永远也分不清彼此之间，谁是狼，谁是天使。

精神病院的厕所经常是屎尿横流。但很快又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以至于可以用来接待国际红十字会，包括国家元首一级的贵宾参观。一楼还有一个大浴池。

给精神病患者淋浴，要注意两点：一是水急，二是要使用凉水。在冰凉的激水之下，淋浴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在引吭高歌，或者放声大笑——让外来参观者无不动容。

这是别一种人类的生活。

这里的精神病患者，绝大多数是流亡在马尸的洋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里，众多的流亡者们所繁衍出的那一帮混血儿。破碎之心，使得其中的流亡者终于无法忍受背井离乡、众叛亲离之苦，走上了精神毁灭之路。

战争中，还没有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愿意把他们的痛苦当作是自己的痛苦，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让他们此生无憾。

精神病院血色大墙的西面，原是一条清凌凌、亦有游

鱼的小河。它是来自那条蛇河的一个小得像毛细血管的支流。当这幢罗马式的建筑被改成了精神病院之后，一夜之间，那条小河就自动改道了，绕离了这里，向别处流去了。使得精神病院的血色大墙之外，多了一条无水的深沟。

深沟里，常有几只野猫和大老鼠的尸体——它们是被精神病患者用石头活活打死的。

.....

这里，恐怕我还得必须插嘴介绍一下马尸的形成历史。我想，在下面二十四四个故事没有开始之前，似乎有必要向朋友们介绍一下马尸的背景资料。

马尸是属于那座新兴城市的一部分（我们权称它是哈尔滨）尽管这不准确（好在哈尔滨是我的家乡，不会引起城市人民反感的）。它好像是远离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展示着一副孤独无助的样子。

这儿一共历经了三个朝代。而且这三个朝代之间，还有漫长的迂回与渗透。等它真正有了城市模样的时候，还是在本世纪初。

——坦率地说，在濒临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似乎有必要由一个曾经生活在马尸的人跳出来，把本世纪这座流亡地——马尸的操行，作一个小结。

勿庸讳言，在本世纪初马尸“兴起”，主要是由于二战的原因。是那些流亡在马尸的俄国人，还有欧洲、亚洲、美洲等一些国家的洋人和混血儿建立了流亡者的栖息地马

尸。

我的一个自命不凡的、当电影导演的朋友说：“要想拍出外国的效果，只要把摄影机架到马尸的涅克拉索夫大街的街头上去就行了。”

这无疑是正确的。

流亡地马尸，也有人称它是中国的小西伯利亚。它有着俄国大西伯利亚同样的严寒与大雪。因此，流亡者的栖息地马尸，几乎没有非洲的侨民。它太寒冷了，让南方人望而生畏。

开始，这里只有一些流亡者建造的简易的木板房。

西北风像狼嚎一样袭击那几幢零零落落的木板房，袭击着一簇簇的枯树林，袭击着树梢上数以百计的老鹑窝，也扑向远方的那条冰冻的蛇河。

流亡者们为了抵御严寒，出门须戴上厚厚的、只露着两只眼睛的面罩。

这使得马尸凭添了许多悲怆与神秘的气氛。

不久，马尸有了砖结构的，炫耀着侨民异国风情的建筑。像民宅、肉食店、餐馆和教堂等等，开始有了一个城镇模样了。

好了，详细的情况，我将留在后面二十四个故事里，再分别向朋友们加以介绍。这里，我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那座精神病院罢。

生活在马尸地区的侨民，如果其中的某位，一旦被五